

薪火相传
——国际中文教育巡礼(3)

大小施老师和两代巴琼妮

王绍新

记得我刚入大学时，听一位东欧汉学家的讲座，讲的是外来语“葡萄”一词传入中国的历史。这位学者挺有名，学问也很高深，但他的汉语口语却让人不敢恭维。欧洲的汉学研究历史很长，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能说地道汉语的外国人还很少。

如今却不一样了！在影视作品、文艺演出和日常生活中，常有外国人用流利的中文侃侃而谈，他们是学生、记者、学者、游客甚或外国政要。不但在国内，我们常能遇到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人，在国外，也能遇到懂中文的外国人。中文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既是中国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几代国际中文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成果。其间甘苦，一言难尽。

●产后40多天，第一次登上汉语教学的课堂

在成为汉语教师之前，我和先生施光亨就有缘接触了外国留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就有留学生，他们专修两年汉语后入系跟中国学生一起上课。那时，上课没有教科书，老师讲课，学生记笔记。而要让留学生完全听懂古代汉语、文学史等课程并记下笔记谈何容易！所以每个留学生都有固定的中国同学进行辅导，每周两次。我和光亨是匈牙利同学的辅导员，我辅导的女同学叫巴琼妮。她聪明、努力，但各科笔记仍难免有漏记的，也有诸多疑难问题，我每次要花几小时答疑，帮助她补习。其他人的情况大都如此，这项义务工作让我们对外国人学习汉语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1961年，我们本科毕业。那年，教育部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出国教汉语的储备师资，要先学3年外语。我和光亨学的阿拉伯语，3年后到北京语言学院工作，开始了我们漫长的汉教生涯。我到校报到不久，就生下了女儿，产后在天津由姨母照料。不料刚过40天，我就收到学校的电报，令我立刻回校，说新来的阿尔及利亚学生急需懂阿拉伯语的老师。当时，孩子如何抚养还在商议之中，要我马上回校令我措手不及。焦急中，发现姨母家附近有一个为地质队员设立的托儿所，可以托托婴儿。虽然不舍，但最后还是狠心把孩子送到了托儿所。就这样，我在休假46天后回到北京，第一次登上了汉语教学的课堂。

那时，老师基本都住校，有家的也只在周末才能回去，因为从早到晚都是工作时间。白天课时很多，每晚必去学生宿舍辅导，关注学生学习、生活状况。

●在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收获了友谊和成就

改革开放后，汉语教学更加规范，我们也有条件把主要精力投入教学、科研事业。我们和志同道合的伙伴总结

践经验，编写了多部教材和辞书。光亨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时，发现新闻阅读课大都是临时选些报上的消息作为教材，而新闻的时效性强，不能重复使用，也无法总结提高。他提出一个新思路——把教材按内容分为20个专题，如访问和会谈、政治、经济、卫生、体育……选出各专题常用的词语和句式，编成阅读短文和练习，讲解时注重引导学生掌握各类新闻的语言特色及理解路径，而不仅仅是让学生读懂某篇报道。为此，我们编写了《新闻汉语导读》一书，其日文、韩文注释本在日本、韩国出版。

退休前后，我和光亨合作主编了《汉语教与学词典》，从教学实际出发，提供较多用例，并有“比较”和“提示”。2011年，该书初版印刷5000册，很快售罄，2014年已再版。有的年轻同行说，他们就是怀揣这本词典出国任教的，它提供的释义和比较的实例减轻了他们备课的压力。

光亨还编写了《汉语口语词典》，遵循先师王力先生早年提倡的原则：注重研究中国人“习而不察”但外国人却以为特别之处。如一位日本教师说汉语十分流利，水平不低，可他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常说“看你说的！”“说的”应该听啊，怎么能“看”？作为资深教师，他又不好意思问人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读到光亨对这个惯用语的解释，他恍然大悟，说解决了他长期以来的疑惑。

在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也收获了友谊和成就感。光亨曾对年轻同事说，教师要像鲁迅怀念的藤野先生一样从教、为人、关爱学生，多年后，学生可能不记得你的名字，但却记得有一位使他铭感终生的中国老师。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到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任教时，所在的系是全非洲唯一的中文系。而现在不仅埃及，全非洲的中文教学都有极大发展，其中很多系科是我们的学生亲手建立的，有的学生还当了系主任。我们所教的第一届学生穆赫森·加尔加尼博士成为著名汉学家，翻译了中国古代经典作品《道德经》《四书》《战国策》《列子》《孙子兵法》《离骚》及大量现代文学作品，先后于2013年和2016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和“中国阿拉伯友好杰

出贡献奖”。

这里还要插说一段小花絮。大约20年前，一名韩国学生拿了一张跟多国同学的合影给我看，我忽然发现其中一个女生酷似我当年辅导的巴琼妮，就问她这个同学是不是匈牙利人？韩国学生惊讶地问我怎么会认识照片上的人？我说我认识的是她的母亲。后来证实，她果然是巴琼妮的女儿，已经是第二代匈牙利来华留学生了。

●女儿施正宇也在教留学生汉语，已有20多年的教龄，成了北大教授

如今，不仅有第二代来华留学生，我们的女儿施正宇，那个因我紧急受命早早被送全托的婴儿也在教留学生汉语，而且已有20多年的教龄，成了北大教授。

上世纪70年代初，施正宇每天放学都会到北京语言学院主楼办公室来。一天，两位老师正在录制一段跟孩子对话的课文，见到她突发奇想：何不让她充当其中孩子的角色？女儿虽有些胆怯，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

不久，一位老师跟几个阿拉伯学生在校园里遇见女儿，就对他们说，你们听到的录音里的孩子就是她！



▲王绍新(第二排左三)在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任教时和学生合影。



▲2008年，施正宇(左三)在英国曼彻斯特讲学，参观当地一所开设中文课程的小学时留影。

出贡献奖”。

这里还要插说一段小花絮。大约20年前，一名韩国学生拿了一张跟多国同学的合影给我看，我忽然发现其中一个女生酷似我当年辅导的巴琼妮，就问她这个同学是不是匈牙利人？韩国学生惊讶地问我怎么会认识照片上的人？我说我认识的是她的母亲。后来证实，她果然是巴琼妮的女儿，已经是第二代匈牙利来华留学生了。

●女儿施正宇也在教留学生汉语，已有20多年的教龄，成了北大教授

如今，不仅有第二代来华留学生，我们的女儿施正宇，那个因我紧急受命早早被送全托的婴儿也在教留学生汉语，而且已有20多年的教龄，成了北大教授。

上世纪70年代初，施正宇每天放学都会到北京语言学院主楼办公室来。一天，两位老师正在录制一段跟孩子对话的课文，见到她突发奇想：何不让她充当其中孩子的角色？女儿虽有些胆怯，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

不久，一位老师跟几个阿拉伯学生在校园里遇见女儿，就对他们说，你们听到的录音里的孩子就是她！

喀麦隆留学生刘汴京学豫剧

薄圣仪



▲刘汴京(右)参加2019年度河南卫视《梨园春》“播响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获奖。

2016年，叶伟宁进入喀麦隆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第一节中文课上，来自中国的中文老师通过表演相声和学生打招呼，这让第一次接触中文的叶伟宁觉得特别有趣。“世界上竟有与我的母语如此不同的语言，我对这门语言充满好奇，希望能跟着老师进一步学习中文。”

课上，老师们给学生讲解汉字的写法，教授中文日常用语；课后，老师们和学生围坐一起，通过分享视频和图片，展示中国的秀美风光与大好河山，并鼓励他们来中国读书深造。这在叶伟宁的心中埋下了一粒种子，“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到中国看看”。

2017年，26岁的叶伟宁通过了留学申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到开封入读河南大学，开启了新的学习生涯。入校

后，他将自己的中文名“叶伟宁”改为“刘汴京”。“刘，和中文中‘停留’的‘留’谐音，‘汴京’是开封在古代时的名称。”这个独特的名字寄托着他对于开封深厚的感情。

用豫剧演绎精彩人生

在河南大学国际汉学院学习期间，刘汴京积极参与各类文化活动。一次，他和同学在开封市豫剧院学习豫剧《花木兰》，表演者精美的服饰和剧中动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刘汴京。活动结束后，他主动找到豫剧院的老师，希望能学习豫剧。

机缘巧合下，刘汴京认识了已学豫剧多年的中国小伙刘子杰。每周，他都抽出时间到刘子杰家里学习豫剧。“子杰

会给我讲解豫剧中的经典选段，碰到一些繁难的词汇，他还会结合历史典故进行讲解，以帮助我理解。”

通过刘子杰的介绍，刘汴京还拜其老师为师。

《穆桂英挂帅》《大登殿》……谈起豫剧，刘汴京如数家珍。他认为，豫剧的精髓不仅仅表现在表演者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还表现在独特的唱词。在学习豫剧的过程中，他的情绪也常跟着故事的展开而起伏。“剧中的故事不仅让我对社会和人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还让我反思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

5年来，因为学习豫剧，刘汴京结识了不少朋友。在校外，他和喜欢豫剧的老师及同学在各地参加演出。对他来说，和豫剧结缘后的每个瞬间都弥足珍贵。

学好中文是基础

豫剧诞生并且兴盛于河南，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还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刘汴京表示，想学好豫剧，离不开中文学习。

他最常使用的中文学习方法是“听教材”。为了给自己的中文语感“保鲜”，他保持着每天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发展汉语》配套录音的习惯，在听的过程中，他会大声跟读，并记录下听到的生词。在刘汴京看来，提升听力水平对语言学习至关重要。在中文学习过程中，多听既可以丰富自身词汇量，又可以通过模仿发音提高中文口语水平。

除了自己所修的课程，刘汴京还到新闻与传播学院“蹭课”，学习一些中文发音技巧和朗读妙招。随着中文水平的提高，他在豫剧表演中，咬字愈发清晰，对剧目内容的理解也更加到位。

总结自身中文学习经验，刘汴京认为有三步——学好汉语拼音、多做听力练习、勇敢用中文交流，最重要的是离不开日复一日的练习和巩固。

对于未来，刘汴京可以确定的是，会在学习豫剧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学习中文和豫剧，这两件事是我目前最喜欢做的。为自己热爱的事业付出努力与汗水，坚持到底，我感到幸福和满足。”刘汴京如是说。

《尔雅》： 是古代词典， 也是吃货指南

熊建

不好好读书，可能会食物中毒。
《世说新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晋朝司徒蔡谟躲避战乱南渡长江后的一天，见到一种十条腿的水生生物彭蠡，以为是螃蟹，非常高兴，吟咏起先祖蔡邕所作《劝学篇》中的话——“蟹有八足，加以二螯”，并命人煮来吃。没多想，吃完后，蔡谟就上吐下泻，元气大伤，精神萎靡不振。

后来，蔡谟跟朋友谢尚聊到这事，遭到谢尚的嘲笑：“谁让你《尔雅》读得不熟啊，这不，险些给《劝学篇》害死。”

如果蔡谟熟读《尔雅》，就能在《释鱼》篇读到彭蠡的有关记载，就能知道，彭蠡虽然也是“八足二螯”，但“似蟹而小”，跟螃蟹还是有差别的。可见，读不读古书，生活遭际也是有差别的。

故事里提到的《尔雅》是中国第一部词典，包含2000多个词条。书名中的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合起来就是“近于正”，就是使各地方言、古代语言接近正式语言。雅言就是当时的普通话，正式场合的通行语。

先秦古书的作者，一般都面目不清，《尔雅》也是。前人有说是周公的，也有说是孔子门人的，都没有确凿证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应该是秦汉时期的小学家收集、整理、汇编前人训诂文献的成果，周公、孔子的说法，都是依托之词。”这是合理可信的，其中提到的“小学”指的是古时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

全书分为19篇，即：释詁、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

这19篇可分两大类，前3篇解释一般词语，区别不十分明显；后16篇分类解释各种名物，每一篇内又继续细分。比如《释亲》，解释亲属名称、社会关系，又分为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四类。

《尔雅》这部书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被誉为“七经之检度，学问之阶路”。研究训诂的、撰写注疏的，都以其为依据，以至将之列于十三经，作为解释经书的工具，号称解经的钥匙，推崇到极点。今天看，有些言过其实，而且分类存在不科学之处，但它的价值不可抹杀：保存了汉语词语很多古老的含义，可以用来解释先秦其他古书——不必非得用来解经，是今天人们学习古代文献、继承文化遗产的重要工具。没有这部书，不光一些先秦作品很难理解，而且古汉语语义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也就不容易把握和探索了。

比如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如丧考妣”，什么意思？《尔雅》在《释亲》篇的宗族类中提到：“父为考，母为妣。”父母的这两种称呼，今天已经不用了，只存在古书中。不读《尔雅》，“父母”难辨。

比如东汉学者张衡的名赋《东京赋》中有“鸛鹄秋栖，鸛鹄春鸣。睢鸛丽黄，关关嚶嚶”这两句，读起来简直不明就里。“鸛鹄、鸛鹄、睢鸛、丽黄”都是鸟名，“关关、嚶嚶”皆为鸟声。这些词在《尔雅》里都有相应解释。不读《尔雅》，鸟鸣难分。

因此，读通此书，再阅读其他古书就会轻松一些。

此外，《尔雅》中还记载了许多有趣甚至奇怪的名物。比如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里提到，小龙女的胳膊上有颗“守宫砂”，可以验证女人是否为处子之身。这是杜撰的情节吗？守宫又是什么东西？翻翻《尔雅》便可知道，守宫又称蜃蛭，是壁虎的别名。《汉书·东方朔传》颜师古注里也做过相关解释：“守宫，虫名也。术家云以器养之，食以丹砂，满七斤，捣治万杵，以点女人体，终身不灭，若有房室之事，则灭矣。”

如此一来，“守宫砂”的奥秘就搞清楚，虽无科学根据，但也不是瞎编出来的，而是一种古人的“科学”观念。提供初始破解线索的正是《尔雅》一书。可见，该书包含着丰厚的文化信息，是今天了解传统文化、古代社会的切入口。

《尔雅》在后世的影响很大，三国时期曹魏学者张辑写成《广雅》一书，按照《尔雅》的结构，扩大解释范围，收集了更多先秦两汉对语义的训释资料。此外还有《埤雅》《拾雅》《比雅》《毛雅》《说雅》《石药尔雅》《本草尔雅》《骈雅》《叠雅》《别雅》《羌尔雅》《番尔雅》《佛尔雅》等一系列“雅族”著作，蔚为大观。



浙师大开展来华留学生“走进新疆 感知中国”活动

本报电 日前，浙江师范大学开展来华留学生参访团“走进新疆 感知中国”主题活动。来自坦桑尼亚、喀麦隆、土库曼斯坦、索马里、韩国等19个国家的20名来华留学生走进新疆乌鲁木齐、喀什等地，深入乡村、企业、博物馆等地，以实地走访、现场教学、情景体验等方式，了解大美新疆。

“这里的水真甜，我想多喝几瓶！”在伽师县城乡饮水安全工程参观现场，来自索马里的留学生韩磊品尝当地饮用水之后，连连称赞。

来自坦桑尼亚的留学生王晓乐是一名短视频爱好者，在参访期间，他拍摄了大量素材，准备将真实美丽的新疆分享给家人和身边的朋友。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新疆是一个好地方，充满活力且文化底蕴深厚，我们还会再来的。”在返回浙江时，来自肯尼亚的留学生叶书华与此次新疆之行认识的新朋友一一合影留念。

(程松泉)